

雪松

起初——他还没有记忆、也不会翻身，他仰面朝天，看到天花板上的水渍。他无事可做，只能反复研究那一小片“风景”，它光怪陆离，变化多端，似乎蕴藏着日后他将看到的一切。

很多年以后，他站在画布前。他挥毫几笔，画布上出现一摊水渍——和前日的不同，和明日的也不同。此后，画面会出现什么呢？是兔是鸭？是黑是白？他尚且不知。他细细端详着这一滩“屋漏痕”。此时，他四十有余，一种儿时的兴奋却涌上心头——对，游戏的感觉。

“他是魔术师，大踏步地在田里走，望着天，挥着手臂。他命令云彩：‘向右边去。’——但它们偏偏向左。于是他咒骂一阵，重申前令；一面偷偷地瞅着，心在胸中乱跳，看看至少有没有一小块云服从他；但它们还是若无其事地向左。于是他跺脚，用棍子威吓它们，气冲冲地命令它们向左：这一回它们果然听话了。他对自己的威力又高兴又骄傲……”（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）

他是游戏的一把好手，一直都是。他很耐心、很节制地玩这个游戏。在线条有意无意的勾引下，油彩渐渐弥散开去，似云蒸霞蔚，又似污雪消融。他以一种修炼多年的优雅身手，控制着光明与黑暗的节奏——这是一种集指挥家和演奏家于一身的才能。黑底的画面，以白色提亮；白色作底，则黑灰暗涌。他只用黑、白、灰，这大约是他当过七年素描老师的结果。有神秘的光线从云端筛下，在画布上游离。似有马浮现，但转瞬隐去了，又有猛虎出山，再看去，又不像了。恍惚看到眼睛，看到头盖骨，看到面孔，这些，已然超乎“似与不似之间”。

在这场充满偶然性的冒险中，他表现得气定神闲。每天只画五小时，细细绘来，一张画可花去两三月。在生活中，他的口头禅是：“凡事，比别人慢半拍”，以及，“兴奋阀，比别人放低一点”，这其实是他在每次绘画游戏中取胜的秘诀。这让人想起一位当红的法国爵士小号手，他也是即兴的大家，总是轻松把全场引爆，自己却在台上翘起二郎腿来。

可以肯定，和他少年时喜欢的伦勃朗和塞尚一样，他的信仰来自“可见之物的意志”（约翰·伯格）。他在山城长大，家门前有条花溪河，对它的每一个弧度、每一块石头，他了如指掌。他甚至知道，在哪一道湾，可以逮到下一只螃蟹，尽管要冒碰到癞蛤蟆的危险——丑陋是他平生最厌恶的。他与一个军人和一个诗人“桃园结义”，多年来以登山为乐，时而攀登直上直下90度的险山——他看似犬儒，但绝不怯懦——在艰苦的冒险后，他“会当临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，胸中腾云驾雾。至今，他能在花鸟市场待上大半天，对上百条鱼一一细细地看过来，然后挑一条喜欢的，带回家去养。他对山、水、树、石、动物经年累月的观察，达到

了某种常人难企的“密度”——“当观看的密度达到一定的程度，人们就会意识到同等强烈的力量，透过他正在仔细查看的现象，向他袭来”（约翰·伯格）。

他在相当年轻的时候，已经是优秀的油漆工、木工、海报画工、雕塑工、装修工、设计师、舞台美术、川菜厨师。他有一双在朋友间享有盛誉的手。这让他对多种材料、多种物质的属性，有着“庖丁解牛”一般的熟稔。从画布、画笔、颜料的物质属性的偶然交汇中，他发现了山、水、树、石千变万化的形态与肌理，这不是偶然的。“无它，唯手熟耳”。一位年轻同道也说过：“有时，体验等同于想象力；有时，体验产生想象力”。这在他的身上极为应验。

他说是画石，实则抽象。他画的，显然不是传统文人的石头，因为他胸中没有块垒，肩上没有包袱，他不是满腹哀怨的文人。相反，他是天真快乐之人。对于沉重的、严肃的、大而无当的事物，他有一种天生的反感；取而代之的，是对细节的津津乐道，对自然的沉迷与耽美。他的画，不能“成教化，助人伦”，却是“穷神变，测幽微”的路数。所谓“是真名士，自风流”！

更重要的是，他不是目的论者。抱有某种目的，就会企图构建——从无到有。相反，他绝无目的，“无所事事，近乎圣徒”（韩东）。他并非胸有成竹，而是胸中本无竹——这大概是即兴的最高境界。因为没有目的，时间在他的画中，便不再是一支射出之箭，而成为神秘之物。看，他的笔触氤氲无边，油彩肆意流淌，所画之物无序，甚或无形——不可方物。再看，天边那云，不正是无序无形之物？美得不可方物？

有形出于无形，也终将归于无形。他顺其自然。拿他自己的话说，他画的是“好风水”。道法自然。自然的本源在于无序的能量的弥散。日月星辰东升西落，四季交替山回水转。在我们触手可及的空气、流水、泥土、金石、草木中，本孕育着极深广的世界观，譬如花道、茶道。

这一切，他以心观之。俞心樵有诗为证：“心贴心，心心复心心，此心只贴向铭心刻骨的尘世，此心只贴向尘世中的一切小，贴向小人物的日子，小针尖上的小舞台，小枪眼和小刀口，小火车上的小爱情，小小的生离死别，此心只贴向小美人的小，还有更小的，更小更小，她命令高山大海脱帽致敬！”在他的画面背后，实则是波诡云谲的世界，是他已经、正在或将要看到的一切。

是的，在他最好的一些画面中，我们恍惚看到了“孩子的生命……正在组织中的星云，方在酝酿中的宇宙”（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）。

这，不知是否他最想看到的？不知是否他在孩童时，就已经看到的？

雪松小传：

1962年，生于重庆一知识分子家庭。

5岁，他坐在床上，拿着妈妈给的一沓白纸折飞机。他的纸飞机有特殊“气道”，飞得特快。

7岁，他给鸭子盖了座宫殿，饮食起居俱全，他无师自通地知道鸭子喜欢的泥沙水的比例。

12岁，师从国画师陈曼曼。

小学、初中，正逢“文革”，只上半天学，下午玩，学工农。五年级，他用磁铁和铜丝自制电动机，做成电扇。高一，他去车铺买了所有零部件，组装了一辆自行车。

1979年，高中毕业，因为文化课不好，没考上美院。

1980年，在重庆九龙坡区文化馆当“美术干部”。

1982年，亲眼目睹不明飞行物 UFO（当时的报纸多有报道）。

23、26岁，他两次参加全国性展览，因此成为市级、省级美协创作骨干（如果参加三次，就可以得到全国美协的认证）。他是重庆艺术青年中的绘画尖子，在同道中有口皆碑。

1985年，他开始在重庆美术专科学校“补文凭”，差不多没上过课，一直给自己或帮老师在外面“干活”——办班教画、做雕塑、装修、做壁画等。

1988年，他留校教书，主要教基础课；与美院教师过从甚密。

90年代，他往返北京、深圳、重庆，因擅长“干活”，他提前小康，整整十年，以吃喝玩乐为业。

2000 年，他从重庆搬到北京，正式成为职业艺术家；其间频频受当代艺术界大腕之邀，成为多个国际艺术盛事、艺术作品的视觉监督，在幕后“干活”。

2008 年，在四合苑画廊举办雅集。

2010 年，在中国美术馆正式举办第一次个展。

亦朋

2010 年 7 月 1 日